《東華漢學》第 4 期；頁 277–290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2006 年 9 月

英詩形而上舉例

楊 牧*

The most heterogeneous ideas are yoked by violence together.

最不一樣的觀念被強制套在同一牛軛下。

---

* 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講座教授

—Samuel Johnson

With Donne, whose muse on dromedary trots,
Wreathe iron pokers into true-love knots;
Rhyme's sturdy cripple, fancy's maze and clue,
Wit's forge and fire-blast, meaning's press and screw.

至於鄧昂，其詩思倒騎單峰駝疾行，

鍛鐵撥火棒取來結紮真情加以綑緊；

其韻腳無往不跛，其想像一團迷陣，

其思維鎔爐焰爆，其義理螺旋鑽營。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

—陸機

約翰．鄧昂（John Donne, 1572-1631）四首

靈修十四行：抨擊我

抨擊我的心，三一之神。到現在

你只會輕叩，噓問，並耿耿照明，

宛轉理療：為讓我奮起挺立，請

摜翻我，積全力破我，摧我，燒我，

使我得以新生。像一座遭外力霸佔的城，

我努力爭取你的統治，然而，啊，徒勞！

你委任理性全權治我，作我內心之捍衛，

但他已束手被俘，衰弱且猶豫。

然而我虔誠敬你如此，亟望為你所愛，

縱然失身為你仇敵的孌獲。

請為我鬆縛，打開，搗爛那死結；

擁有我，禁錮我，其實除非為你所囚，

我將無有自由的一日，也不是

貞潔澡雪，除非你暴力姦侮我。

靈修十四行：死亡

死亡你無須驕傲，縱使有人恭維你

威猛顯赫，因為，其實，也不盡如此；

其實那些你以為一舉翻倒的也未曾

氣絕；可憐的死亡，你也毀不了我。

休憩與睡肖似你的形象，提供

許多愉悅，然則還有更多只好來自你：

我們當中惟俊傑走得最早，隨你而去，

獲取筋骨的安息，和靈魂解脫。

你是命運，機緣，君王，和亡命徒的

奴隸，與鴆毒戰爭疾病同在，可是

鴉片和巫術一樣可以催眠，

甚至比你的招數更有效；你何必

得意？小睡片刻我們仍然醒向永恆，

而死亡消聲匿跡。死亡，汝命休矣。

遣悲懷留別

一如悟道的人當他們平靜辭世，

　輕聲將魂魄一一遣散，揮別，

悲傷的親友這時就說呼息

　停了，另外有人說「還沒」；

那麼讓我們融化，安靜地，

　不興作淚的大水，歎息的風暴，

一旦將愛對局外人宣告，恐怕

　我們的歡樂就遭瑕疵褻瀆。

地球運行帶來災害和恐懼，

　人們檢討其現象，意義；

然而，凡天體皆離析震動，

　鉅大如斯，終於無關輕重。

月亮下凡夫俗子的愛

　（以感官為中心）無法承受

別離，于嗟契闊難免排除

　那些組合他們的愛的因素。

可是我們早為一種愛所提昇，

　純淨，甚至對它也不禁惘然，

心靈之間竟能如此相互印證，

　不在乎眼睛嘴唇和手頓形生分。

所以，你我本是結合的靈魂，

　縱使我即刻就走，不可能產生

裂痕，反而將因此擴張，

　一如真金錘鍊成風的薄片。

倘使靈魂各自存在，它們各自

　堅強又如圓規並生的雙足；

你的靈魂是固定一點，從不作勢

　異動，除非另外一足動。

而且縱使它常住中點圓心，

　每當另一足漂泊稍遠，

輒委身俯就，傾聽，盼望，

　只等對方賦歸便挺舉相迎。

你應當如此待我，而我正是

　另外那一足，循規矩傾斜奔走，

你不移的堅貞肯定我的規劃完整，

　讓我在啟程的地方戛然終止。

良辰

我懷疑，真不知道相愛以前我們

是甚麼情況？恐怕都還未曾斷乳

只懂得吸吮鄉野的歡愉──幼稚？

或者在那七睡漢的洞裡作夢打鼾？

就是，除此之外，歡愉無非虛幻。

假如我曾經目睹美麗，

想望，並獲取，那就是夢中的你。

而今這良辰正為我們醒來的靈魂

設定：相互凝睇，再無絲毫恐懼；

是愛牽制眼前一切能見的愛，

把小屋變成空間無所不在。

讓航海人去航海發現新世界，

讓別人看地圖顯示世界外有世界：

讓我們各別擁有一個世界，二合為一。

我的臉在你眼裡湧現，你在我眼裏，

無滯礙的真心在彼此臉上留駐；

天下還找得到兩個半球比這更美嗎，

沒有尖銳的北極，傾斜的西？

大凡靈肉不調合者終不免一死；

但只要我們的愛鑠融為一，彼此

相愛有恆無懈怠，則必然無死。

約翰．米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二首

時間

飛吧時間險惡，畢竟有一個盡頭，

且看那沉重，蹣跚腳步的鐘點

速度不過和遲遲的鉛錘相當，

拿你囫圇吞沒的東西把自己饜飽，

無非就是些虛假，和迷幻，

一些生命的浮沫滓渣；

我們失落極少，

你獲取無多。

你埋葬入土的必然是下下之品，而

最後，貪婪無度終有你我銷形的一日，

那時長遠永生必將賞賜我等以福祉

不可割裂，獨鍾的親吻；

快樂如洪水滔滔把我們擁抱接走，

而所有絕對的美好

和完整無瑕的聖善

以及真理，和平，和愛都將普照

他至高無上的權座

四方，一致朝向那降福攸止的天顏，

當我們的靈魂步步上升，邁向天堂高處，

一切凡間俗物盡棄塵土，

穿戴繁星，我們就此坐定，

睥睨死亡，命運，與爾時間於無形。

怳忽看見亡婦的魂靈

怳忽看見亡婦的魂靈，自墳中

領歸我面前，如璈色斯提絲，為

久甫之子從死亡強有力奪回，蒼白

昏厥，送還給喜不自勝的良人。

就如同洗清娩褥血漬的產婦，

確定經過古禮禁制之滌蕩，

於是，彷彿再一次我竟以為看見

那完美的形象，在天國，了無羈絆。

她身著白衣裳來，純潔猶如心地，

面覆輕紗，自我想像之眼望去，

愛，溫柔，善良一體齊發光，清澈

復朗亮，喜悅無比。可是，啊當她

俯身若就我懷抱，剎那醒覺

即見她逸去，白晝遂以我長夜歸還。

安德魯．馬服爾（Andrew Marvell, 1621-1678）三首

小園

何其空虛──人們怔仲

追蹤棕櫚，橡櫟，或月桂！

看自己不斷奮鬥只為了

一頂香草枝葉的冠冕，

那淺影參差正足以

嘲弄他的勞碌苦辛：

誰又知道蓓蕾和青柯嚴密

糾結，正是花圈安逸的造型。

怡然寧靜，我是找到你了，

以及天真無邪念，你的親姊妹？

昨日盡非，我竟在喧鬧的

人群中搜尋，妄想求索。

你聖潔的草木既然在這裡

惟有草木間才茁長生息；

人間終究喧囂，相對於

美麗的孤寂。

顏色無論紅豔白皙，不及

這動人的綠多情。

總是那有意的男女，愛火

殘忍，枝幹上刻劃戀人的名字：

他們竟然不知道，可歎，惟

這美層出不窮，遠勝過戀人！

雍華嘉樹，我不傷害你，

若是我來，我只刻你的名。

我們總有熱情耗盡的時候

到時，將愛退到這角落最好。

那些追逐凡間美婦的神

往往只趕到一植物即止：

亞玻羅緊跟妲芬妮不捨

為了讓她化作月桂一棵；

牧羊神隨賽蕊因可絲狂奔

不為林妖，為蘆葦。

這日子過得何等神奇！

蘋果成熟了在我四週蒂落；

濃郁的葡萄一串串

將醇酒擠進我嘴；

水蜜果，還有那精緻的仙桃

一顆顆沉垂入手；

走路被瓜瓞絆倒，

有花牽羈我跌跤入香草。

這時我心漸與感官之愉相違，

遂沉潛進入自發的喜悅；

心是大洋，所有個體

都可以在海水中見證其類似；

然則心在創造，超越一切，

遠及其他海洋和世界，

將一切現狀實有化虛無，

留一綠色思維在綠蔭深處。

就在這湧泉流動的低窪，

在果木蒼苔的根柢，

不如讓靈魂將軀殼拋棄，

往樹幹多處滑行，深入：

像一隻鳥那裡棲止，啁啾，

喙啄且整理它銀亮的翅膀，

並且在就緒以高舉遠飛前

將健翼舞動多變的光。

這正是古昔快樂的園囿，

那人來往踱蹀，沒有伴侶；

既然保有這樣的純粹與美好，

誰又需要幫手來陪同干擾？

然而，真要這樣獨步彳亍

對凡人終於不免太難：

似乎，兩座樂園即此合一，

單獨孤居在樂園裡。

園丁以匠心聚攏鮮花

和香草規擘一全新的日晷，

溫存的太陽透過芬芳

氤氳的黃道高處疾走；

而隨那運作，蜂子勤快計數

和我們一樣警覺時間的腳步！

光陰豐美如此，該怎樣記取珍惜？

惟香草鮮花知道它消長的訊息。

詩贈羞澀的女友

若是我們天地夠大，時間充足，

你的羞澀，好小姐，就不算罪過。

我們可以坐下來，考慮該向那裡

踱過去，消磨漫長的愛情時光。

你不如沿著恆河水邊那一岸

拾取一些紅寶石；我何妨就在

罕波溪邊吟詩惋歎。我可以在大洪水

爆發前十年就愛上你，

你也不妨拒絕我，假如你覺得，

直到猶太人受洗之日再說。

我植物本能的愛將這樣生長，

比任何王國更廣大，更遲更慢；

我將花一百年時間讚美

你的眼睛，凝視你的額；

每個乳多得兩百年的景仰，

並且以三萬個年頭歌頌其餘；

至少用一個時代禮讚每一部份，

而最近那時代就舉發你的心。

因為，好小姐，你應得我慎重的處理，

而我也絕對不是草草就戀愛的人。

然而我總是聽到，背後，

時間插翼的飛車正快速駛近；

而遠方，在我們眼前張開的

是廣大的荒漠無垠。

你的美麗一夕之間將不可摸索，

而我悠揚的歌聲也傳不進

你大理石雕的墳墓；何況蠼螋

將齊上試探那純潔多年的童貞，

那時你古怪的美德將化為塵土，

而我所有的愛欲將冷卻成灰燼：

墳墓的確還算不錯，一個私秘所在，

可是，我想，沒有人在那裡擁抱相愛。

所以現在，當青春的光彩

還留駐在你皮膚上，如晨露，

當你首肯的靈魂在每個毛孔裡

發散著朵朵，一觸即發的火燄，

讓我們把握時間將彼此善加溫存，

現在，像那多情的食肉鳥

寧願一口將我們的時間吞噬，

不要在他細嚼的利牙上折磨。

讓我們把所有的力道和

所有的甜蜜，滾成一個球，

以狂烈的暴力撕開生命的

鐵門，博取你我的歡樂；

這樣，即使我們不能教太陽

立定站住，我們可以讓他奔跑。

百慕達

在遙遠百慕達浮浮的水波上，

大洋不可逼視的胸膛，

傾聽的風耳聞有歌聲傳唱，

來自一小舟搖櫓鼓浪：

「我們除了全心讚頌，還能

怎樣？他領我們通過譎幻的

浩瀚，來到這無人知曉的島，

遠比我們自己的國度美好。

這裡，他制服背負深水的

海鯷──就在這裡

他將我們登上離離原上草，

不怕風暴，或狂怒的主教。

他賜給我們永遠的春日，

為萬物鍍上一層琺瑯，

又體貼送我們許多禽鳥

日日從天外飄然飛到；

他在葉蔭深處懸掛明亮的柑橘

如燈籠閃爍在綠色的夜裡；

又在石榴果裡裝滿寶石，

比整個奧爾木斯所有更豐富；

他教無花果來就我們

唇舌，把甜瓜拋到腳跟前；

除了像鳳梨那樣珍貴的奇木

凡樹都不許生生兩熟；

有香杉遍植全島，那是他

從黎巴嫩親手挑選；

並且教那深沉的大洋高呼

向沙灘，宣告龍涎香；

他在海岸上揮灑（我們必須

鄭重一提）福音書的珍珠，

並且在這些異石裡建設

神殿，讓我們榮耀他的名。

啊讓我們齊呼禮拜，大聲，

讓我們的讚頌高入天庭，（可

能）那巨響的餘音共振往返

將遠播，超越墨西哥灣。」

他們在一艘英吉利小舟上如是

謳唱，一首神聖，歡愉的歌；

如是航行，以飛槳起落的

節奏，為那合聲定音。

（責任編輯：陳宗暉 余少君）